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7月4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
向明丽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【行走人间】

人生，其实是一场场打岔

□闫红

《红楼梦》里，黛玉喜散不喜聚，认为“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时喜欢，到散时岂不清冷？既清冷则生感伤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儿开的时候儿叫人爱，到谢的时候儿便增了许多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”。

宝玉呢，喜聚不喜散，“只愿人常聚不散，花常开不谢；及到筵散花谢，虽有万种悲伤，也就没奈何了”。

看似背道相驰，实则殊途同归，都是贪恋相聚，害怕曲终人散。只是黛玉比宝玉更深情也就更脆弱，害怕结束宁可选择不开始；宝玉则是明知结局残酷，也要眼睁睁地咬着牙死扛。

书里却有个小丫鬟，同他们一样敏感，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但是这个真理于她并非悲伤的真相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渠道。无常，才让她不至于受困于命运的困局，更有无限可能。

这个丫鬟是小红，荣国府丫鬟婆子众多，大多数人都寂寂无名，小红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命运。但元春省亲，建了个大观园，大观园里的屋舍需要人看管，就把小红派到怡红院看房子。偏巧宝玉相中了这一处，小红就成了宝玉屋里的丫鬟。

她知道，宝玉屋里是荣国府里的“上只角”，若是在这里得了脸，就能成为大观园里的人上人。心气极高的她，蠢蠢欲动了。

可惜小红刚一行动，就被怡红院里那些先据要路津的大丫鬟发现了，她们防守得越发严实，见到小红就好一通挤兑。小红本来就渺茫的前途，这下更是彻底没了戏，虽然和贾芸对上了眼，但贾蔷和龄官那般情投意合，都不见得有个结果，她这几下眉来眼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总之，命运对小红关上了窗，也没有告诉她哪里有门。她心中烦恼，整个人病恹恹的，这个状态引来小丫鬟佳蕙对她的关心。

佳蕙也是宝玉屋里的小丫鬟，和小红关系不错。不错到什么地步呢？佳蕙的钱都让小红替她收着。可能是小红住宿条件更好，便于保管财物，也可能小红可以把钱放在她身为贾府大管家的父母那里，反正佳蕙交给她很放心。

这天佳蕙得了一笔外财。她奉袭人之命去给黛玉送茶叶，正好贾母给黛玉送钱来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黛玉随手抓了两把钱给佳蕙，也不知道是多少。

小红把钱一五一十地数清楚，替她收了起来。话题很自然地转移到小红的身体上来，佳蕙是个有点幼稚的小丫头，她看小红状态不佳，就建议她去找黛玉讨点药吃。这首先当然因为黛玉本人就是在药里培着的，她那里最不差的就是药，也从侧面反映出，黛玉为人不错，让佳蕙觉得是一个可以求助的人。

倒是小红明白，说：“胡说，药也是混吃的？”佳蕙就说：“你这也不是个长法儿，又懒吃懒喝的，终究怎么样？”小红道：“怕什么？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。”

这话有点严重了，毕竟心情不太好嘛。佳蕙虽幼稚，但聪敏，马上就明白了小红的心事，说：“可也怨不得你。这个地方，本也难站。就像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，说服侍的人都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处还香了愿，叫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她们。我们算年纪小，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；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？我心里不服。”

她主要是不服晴雯、绮霞她们几个，“仗着宝玉疼她们，众人就都捧着她们。你说可气不可气？”

这个话信息量非常大，说明在荣国府做丫鬟挺爽，衣食都是供给制，加个班还有加班费。当然，这个加班费不是人人都有份，只有上等丫鬟才有。小红虽然有三分姿色，人也聪明伶俐，但阴差阳错，没被归到上等里去，十分怀才不遇，旁人都要替她愤愤不平。

换成赵姨娘，估计立即就要跟佳蕙推心置腹地骂晴雯、绮霞了，但小红不同，她知道说这些也没用，倒不如想开点，比如说，世事无常。

于是，小红对佳蕙说：“也犯不着气她们。俗语说的：‘千里搭长棚——没有个不散的筵席。’谁守一辈子呢？不过三年五载，各人干各人的去了，那时谁还管谁呢？”

你看她们风光体面，热热闹闹，但三年五载间，可能就是沧海桑田，那时再回过头来看这些人这些事，大概会觉得都不值得放在心上吧？

小红的这个思考路径很好，遇到当下消化不了的事，不妨推远了看。倒不一定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你就能混好了人家就不行了，而是把很多事放到时间长河里去看，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

看一个事情，可以有很多角度，靠近了看，离远了看，将别人的事设身处地地看，将自己的事，用第三者的眼光去看，各不相同，加在一起，才是全象。

这是一。

第二是，宝玉黛玉他们那么害怕的无常，在小红眼中，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，这也深可玩味。原因很简单，宝玉他们过得好，小红过得没那么好，过得好的人不希望变化，也不接受变化，过得不好的人则不然。

甄士隐作《好了歌解》：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。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在篷窗上…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

但贾雨村肯定不这么看，你甄士隐要是永远“笏满床”，那我贾雨村就永远只能“陋室空堂”，寒窗苦读还有什么用？就算贾某为人不怎么样，但这不是关乎贾某的命运，还是个阶层固化的问题，若是不能实现阶层流动，整个社会都会玩不转。

所以，无常并不是个悲伤的词，有人害怕，有人拥抱，都是各自处境决定的。

小红这原是通达之语，可是佳蕙听了，又是一种感受。她也是个感性的娃，没有小红的抱负，只觉得伤感，眼圈儿都红了，又不好意思无端地哭，只得勉强笑道：“你这说的是。昨儿宝玉还说：明儿怎么收拾房子，怎么做衣裳。倒像有几百年熬煎似的。”

小红是什么反应呢，她“冷笑两声，方要说话”，这个话还没说出来，一个小丫鬟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，这是绮霞给小红派的活，叫她把花样子描出来。

话题到这里就跑偏了。我们不妨可以想想，小红为何冷笑，又要说什么，她大概是笑宝玉的一厢情愿吧，他还想“再活五百年”呢，这世界不可能总如他愿。

可惜这个话题没展开，就被打了岔。使唤小红帮她干活的绮霞就是佳蕙都不服的几个大丫鬟之一，小红从高远处坠入现实，“赌气把那样子撂在一边，向抽屉内找笔。找了半天，都是秃的，因说道：‘前儿一支新笔放在那里了？怎么想不起来？’”

这真是神来之笔，作者把一个重大话题丢出去又收回来，从探讨人生变成鸡毛蒜皮，是如此收放自如，换成拘泥一点的写作者，就无法做到。

奇妙的还有下面这番对话，小红想起来她那支新笔被莺儿拿去了，请佳蕙帮她取来了。佳蕙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：“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拿箱子，你自己取去罢。”

咦，刚才你不是还在帮她打抱不平吗？你俩不是就差抱头痛哭了吗？这个忙不帮也就是了，还拒绝得如此直接。小红也不客气：“她等着你，你还坐着闲嗑牙儿？我不叫你取去，她也不‘等’你了。坏透了的小蹄子！”

这个对话，非常原生态，上一刻的推心置腹不妨碍下一刻各顾各的。小红和佳蕙作为大观园的最底层，一则文化水平有限，二则事务繁忙，也没有功夫彼此委婉客气。能把两个小丫鬟对话的语气与节奏描述得这么准确，实在是难得的功力。

对于无常，小红和宝玉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态度，只是，小红的表述简单而匆促，她身处的环境，让她不能像宝玉那样频繁而长篇大论地发表对人生的看法。被打断是她的常态，也是我们普通人的常态，偶尔泛起的终极思考，总是不断被一日三餐打断，被上司或同事甩过来的小麻烦打断，被孩子的听写作业打断……我们没有功夫深入思考，这也避免让我们像宝玉那样总是被虚无的浓雾笼罩，他那深海似的悲伤，实在是因为，他太闲了。

谁说人生不过是一场花事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它其实就是一场场打岔。

扔猫记

□潘小燕

我跟着姐姐走在下山的小路上，直盯着她后背上的背篓出神。背篓里的麻袋中，套着家里的大花猫。

大花猫也就两三岁大，当得起“脾气暴躁”这几个字，总撵着小村里的狗子们跑。在它的“光辉事迹”中，不只把隔壁院子半人高的大黄狗抓得鲜血淋漓；还总抓了邻居家养的大白兔回来，塞在母亲的床头。

这次，偷了村长家新晾的几斤肉。

眼看着邻里都容不下这只“恶猫”，母亲发狠说，这猫也就只能打死了。姐姐和我怎么都不舍得。大花猫虽然凶，然而十分顾家。姐姐上学，它总是高高扬起尾巴，一路护送姐姐去村口；又在夕阳西下时，端坐在村口，亲热地接姐姐放学。小时候，我不知轻重，总捏着大花猫的尾巴玩，它从来都是轻轻地用牙齿咬我一口，却是不疼的。

在我俩哭着讨饶了半天后，母亲终于同意我们的提议：把大花猫扔到山下的镇子上，让它自生自灭。

好不容易到了镇子上，姐姐放下背篓，我看着在麻袋里挣扎个不停的大花猫，越想越不舍，哭了起来。没想到姐姐刚解开麻袋的扎绳，大花猫便头也不回地就跑，居然连个“告别”都没留给我们。

我哭得更伤心了，姐姐只好从口袋里摸出颗糖往我嘴里塞。糖的味道，全然不记得了，只有流进嘴里的眼泪，又咸又涩。

回去的路上，乌压压的云爬上了树梢，北风卷起泥土的腥味呼啸着。眼看要落雪了。

我问姐姐，大花猫会冷吗？姐姐也没回答，只是更用力地捏了我的手。

第一片雪花落下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家里的小院门口。篱笆门被风吹得狂响，昏黄的灯光从窗口里透出来。一想到推开门，再也看不到慵懒地躺在地垫上的大花猫，我又没忍住，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。

哪承想刚推开篱笆门，居然看到大花猫叫着，竖着尾巴跑来迎接我们。原来，它知道回家的路，早就回家了。

一时间，我居然有点心疼自己白掉了那么多眼泪。母亲站在家门口，背着光看不清表情，可我总觉得，她也和我们一样，松了一口气。

最终，大花猫还是没扔成。也许有一次“被遗弃”的经历，它似乎不太争强好胜了，又或许是，懒得和闹人的狗子们玩耍了。妈妈笑着说，大花猫长大了，稳重了。结果在第二年一开春，它便生下一窝花色各异的小猫，真是“稳重”到底了。

十多年过去了，大花猫早已回到喵星球。我却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天，眼泪的咸涩和“失而复得”的惊喜。想来，这真是一场奇妙的经历。